

莊子集解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劉蘭青

PDG

掃葉山房精印書籍

杜樊川詩注
莊子集釋
荀子集解
韓非子集解
淮南子
墨子閒詁
大字本孫子
楊子法言
晏子春秋
夢言
談異
譚史志奇
齊東野語
美人千態詩
晦香詩鈔
棉津詩鈔

洋一元
洋一元二角
洋八角
洋一元二角
洋五角
洋一元二角
洋六角
洋二角
洋五角
洋四角
洋四角五分
洋三角
洋八角
洋二角
洋七角
洋八角

劉孟塗全集
壯悔堂全集
韓昌黎全集
三魚堂全集
古今詩選
帶經堂詩話
李空同集
彭羨門全集
國朝文錄
歷朝名媛詩詞
十六國宮詞
絕妙好詞
甌香館集
沈石田集
廣虞初新志
茗柯文編

洋一元六角
洋一元
洋一元五角
洋一元五角
洋二元
洋二元
洋二元
洋三元
洋四元
洋一元
洋八角
洋六角
洋一元
洋一元
洋一元二角
洋四角

序

夫古之作者豈必依林草羣鳥魚哉余觀莊生甘曳尾之辱卻為犧之聘可謂塵埃富貴者也然而貸粟有請內交於監河係履行而通謁於梁魏說劍趙王之殿意猶存乎採世遭惠施三日大索其迹不能見諒於同聲之友况餘子乎吾以是知莊生非果能迴避以全其道者也且其說曰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无道聖人生焉又曰周將處乎材不材之間夫其不材以尊生也而其材者特藉空文以自見老子云美言不信生言美矣其不信又自己道之故以櫛飾鞭笞為伯樂罪而撒髑髏未嘗不用馬捶其死棺槨天地而以墨子薄塋為大轂心追容成大庭結繩無文字之世而恒假至論以修心此豈欲後之人行其言者哉嫉時焉耳是故君德天殺輕用民死刺暴主也俗好道諛嚴於親而尊於君憤濁世也登無道之廷口堯而心桀出無道之野貌夷而行跖則又奚取夫空名之仁義與無定之是非其志已傷其詞過激設易天下為有道生殆將不出於此後世浮慕之以成俗此讀生書者之咎咎豈在書哉余治此有年領其要得二語焉曰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竊嘗持此以為衛生之經而果有益也噫是則吾師也夫舊注備矣輟更取衆長間下己意輯為八卷命

之曰集解世有違者冀共明之宣統元年七月

莊子集解卷一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內篇逍遙遊第一

言逍遙乎物外任天而遊無窮也

北冥有魚

釋文本一作冥北海也

其名為鯢

釋魚鯢魚子方以智云鯢本小魚莊子用為大魚之名

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

化而為鳥

其名為鵬

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

怒而飛

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

將徙於南冥

玉篇運行也案行於海上故曰海運下云水擊是也

南冥者天池也

成元英云大海洪川原夫造化非人所作故曰天池案言物之大者

任天齊諧者志怪者也

司馬彪云齊諧人姓名簡文云書名

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

水擊三千里

崔謨云將

飛舉翼擊

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崔云拊翼徘徊而上爾雅扶搖謂之騰郭注暴風從下上去以六月息者也

成云六月

水跟踏

至天池而息

野馬也

司馬云野馬春月澤中游氣也成云青春之時

塵埃也

成云揚土曰塵塵之細者

引齊諧一證

野馬也

陽氣發動遙望數澤猶如奔馬故謂之野馬成云揚土曰塵塵之細者

曰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成云天地之間生物氣息更相吹動案漢書揚雄傳注息出入氣也言物之微者亦任天而遊入此義見物無大小皆任天而動

下不言於

天之蒼蒼

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

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謂人視天此點出

鳥在九萬里上率數約畧如此故曰則已矣非

謂遂止也借人視天喻鵬視下極言搏上之高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

覆杯水於坳堂之上

有坳堙形也

則芥為之舟

李頤云芥小草

置杯焉則膠

崔云著地

水淺而舟大也

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

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

王念孫曰培馮也周

培馮也周

禮馮相氏注馮乘也鵬在風上故言馮培馮聲近義通漢書周繇傳繇封蒯城侯顏注呂忱蒯音陪楚漢春秋作馮城侯是培馮音近之證背負青天而莫之

天開者司馬云天折也開止也而後乃今將圖南謀向南行借水喻風唯力厚故能負與學鳩笑之曰釋文學本又作鸞本或作鸞音預司馬云學鳩小鳩俞樾云文選江淹詩

鸞不我決起而飛疾貌槍榆枋枋二木名枋音方李云檀木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

矣王念孫云則猶或也司馬云控投也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借鸞鳩之笑適莽蒼者三食而反釋文蒼七

三食猶言竟日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莽蒼者三食而反釋文蒼七

又何知借人為二小知不及大知釋文音智本亦小年不及大年上語明顯說喻以知

列子湯問篇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惠姑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文

一名蜉蝣春生夏死夏生秋死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

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楚之南全引列子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李云彭祖

封彭城曆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故以久壽見聞衆人匹之言壽者必舉不亦悲乎此段從小湯之問棘也是已湯

篇殷湯問於夏革張湛注湯大夫棘革古同聲通用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

者其名為鯨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湯問篇終髮北之北有溟海者

長稱焉其名為鯨有鳥焉其名為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按列子不言鯨化為鵬又

此下至而彼且冥適也皆列子所無而其文若相屬為義漆園引古在有意無意之間所

謂沈洋自恣以適已者此類是也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司馬云風曲上行若羊角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

適南冥也再證斥鴳笑之曰司馬云斥小澤鴳雀也斥本作尺古字通夏侯湛抵疑尺

也案雀飛何止一尺彼且奚適也鵬不能陵秦榆文連七啟注鵬雀飛不過一尺言其劣弱

下文明言數仞矣又借斥鴳之笑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

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為惠施寫照此小大之辨也明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李云比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郭慶藩云而讀為能能而古字

亦相對司馬其自視也亦若此矣此謂斥鴳方說到人而宋榮子猶然笑之司馬李云榮

云徵信也暗指惠施一輩人而宋榮子猶然笑之子宋國人崔

猶以為笑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郭象云審自得也定乎內外之分郭云內

物辨乎榮辱之境郭云榮已斯已矣成云榮子智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言不數數見

然猶有未樹也司馬云樹立也至德未夫列子御風而行成云列禦寇鄭人與鄭繻公同

氏友伯高子盡二子之道乘風而歸下又云隨風時案列子黃帝篇列子師老商

東西猶木葉幹殺竟不知風乘我耶我乘風乎郭云冷然善也輕妙之貌旬有五日而後反

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言得此福者亦不數數見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也雖免步

待風列子亦不足慕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司馬云六氣陰陽風雨晦明郭慶藩以遊無

窮者彼且惡乎待哉無所待而遊於無窮方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釋文已

云至言其體神言其用聖言其名其實一也案不立功名不以已與故為獨絕此莊子自為說法下又列四事以明之

堯讓天下於許由。司馬云。潁川陽城人。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字林。燭。炬火也。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

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成云。尸。主也。吾自視缺然。

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

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李云。鷦鷯。小鳥。郭璞云。桃雀。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李頤云。偃鼠。鵲

或作鰓。俗作鰓。本草陶注。一名鰓鼠。常穿耕地中行。討掘即得。說文。鰓。下云。地行鼠。伯勞所化也。李說誤。休歸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

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釋文。傳。鬼神言曰。祝。案引不受天下之

肩吾問於連叔。成云。並古。之。懷道者。曰。吾聞言於接輿。釋文。皇甫謐云。接輿。躬耕楚王

釋文。丁浪反。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成云。猶上天河漢。迢迢清

案當底也。庭。宣穎云。逕門外路。庭堂。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釋文。藐音遙。

姑射山名。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李云。淖約。好貌。釋

在北海中。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乘雲氣三句。又見齊物。其神凝。三字喫緊。非遊物

不疵癘。而年穀熟。司馬云。疵。毀也。癘。音癘。惡病。列子。黃帝篇。姑射山在海中山上。有神人

不飲而已。無愆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

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夭惡。物無疵癘。漆園本此為說。吾是以狂而不信也。李

又九況反。案音讀。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聵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

骸有聲言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司馬云猶處女也。案時是也。云是其言也。猶是若處女者也。此人也。此德也。云云。極。

擬議之人也。之德也將磅礴萬物以為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旁礴李栢云

傷大浸稽天而不溺稽至也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熟是其塵垢秕糠說文秕作秠釋文秠糠猶繁碎

南適諸越李云資貨也章南殷冠也越人短髮文身無所用之天下設喻堯治天下之民

窅然喪其天下焉汾水之陽堯都宣云窅然深遠貌樂言事亦自失其有天下之尊下此不足言矣

漿其堅不能自舉也。成云樹植實子也虛勝剖之以為郭則鄒落無所容。鄒落也成云

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此以龜為斃之段借元應音義斃下引通鑑成云并字詳栗統繫也李云漂絮之用

請買其方百金。李云金方寸重一斤為一金百金百斤也。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泮澗絀，不遇豐金，今一尊。

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

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汙泮。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

慮以為大樽而浮於江湖。司馬云。慮猶結綴也。樽如酒器。縛之於身。浮於江湖。可以自渡。案所謂腰舟也。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

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向云。蓬者短不暢曲士之謂案言惠施以有用為無用不得用之道也。

惠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

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猶言棄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成云。狸狌

身而伏以候教者。司馬云。遯翔之屬。物雖鼠之屬。東西跳梁。成云。跳梁猶走擲也。不辟高下。辟音通。中於機辟。辟所以

鐵論刑法篇辟臨設而當其蹊與此同義亦作臂楚詞哀時命篇外迫脅於機臂兮。機臂即機辟也。玉篇王注以為弩身。死於網罟。今夫蘧牛。司馬云

其大若垂天之雲。成云。山中遠望。如天際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

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簡文云。莫大也。彷徨乎無為其側。釋文。彷徨猶翔翔。逍遙乎寢卧其下。郭

藩云。逍遙依說文當作消搖。又引王督夜云。消搖者調暢悅豫之意。不天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言無處可用之人。問世

可用又云。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又山木篇無所可用。文意並與此同。安所困苦哉。又言狸狌之不得其死。蘧牛之大而無用

莊子逃世。惠以莊言為無用。不知莊之遊於無窮。所謂大知小知之異也。

內篇齊物論第二。天下之物之言皆可齊。一視之不必致辯。守道而已。蘇輿云。天下之至紛莫如

篇齊物論第二。物論是非大明。足以累心。故視天下之言。如天籟之旋。旋已如轂音之自然。

而一無與於我然後忘彼是渾成毀平尊隸均物我外形骸遺生死求其真宰照以本明游心於無窮皆莊生最微之思理然其為書辯多而情激豈真忘是非者哉不過空存其理而已

南郭子綦隱机而坐司馬云居南郭因為號釋文隱馮也李本机仰天而噓荅焉似

喪其耦向云噓息也釋文荅解體貌本又作嗒耦本亦作偶俞云偶當讀為寓寄也即下文所謂吾喪我也案徐无鬼篇噓下無此句顏成子游

立侍乎前李云子綦弟子姓顏名偃謚成字曰何居乎徐无鬼篇作夫形固可使如槁木

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文子道原篇引夫子曰形若槁木心若死灰徐无鬼篇與此二句同木作骸知北遊篇形若槁骸心若死灰庚桑楚篇亦有二句槁

骸作槁木之枝達生篇亦云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是此槁木即槁木之枝槁骸亦槁枝也以下異今之隱机者非昔之隱机者也子綦曰

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爾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

未聞天籟夫郭云籟子游曰敢問其方成云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俞云塊山或體大

名為風是唯无作作則萬竅怒呿而獨不聞之翏翏乎之猶其下同釋文翏山林之畏佳

名為風是唯无作作則萬竅怒呿而獨不聞之翏翏乎之猶其下同釋文翏山林之畏佳

即峴嶺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宇林云枅柱上

猶崔嵬之闕圍宣云注深池汚穴也三象激者諠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者咬者宣云激如水

身三象物二象地皆狀木之竅形去聲叱出而聲粗吸入而聲細叫高而聲揚諠下而聲濁突深而聲留咬鳴而聲清皆狀

竅聲釋文諠音孝司馬云諠哭聲也案毛詩篇咏交交黃鳥之句言諸三家詩作咬咬

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李云于喁聲之相和成云皆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李云冷小

和明卧反屬風濟則眾竅為虛向云厲烈也濟止也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郭云調

皆動子游曰地籍則衆竅是已人籍則比竹是已以竹相比敢問天籍子綦曰夫吹萬不

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宣云待風鳴者地籍而風之使竅自鳴者即天籍

不同而使之鳴者仍使其自已止也且每竅各成一聲是鳴者仍皆其自取也然則萬竅有

吟有使之怒者而怒者果誰耶悟其為誰則衆聲之鳴皆不能無所待而成形者更可知

矣又何所謂得喪乎怒者其誰使人言下自領下文所謂真君也

大知閑閑小知閒閒釋文知音智下同咸云閑閑寬裕也俞云廣雅大言炎炎小言詹詹

炎炎有氣缺成云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此寐覺與接為構合也日以心闢

詞費也此議論之異簡文云緩寬司馬云容深也宣云密謹也小恐惴惴大恐縵縵

相角縵者密者密者成云略而言之有此三刑此交接之異小恐惴惴大恐縵縵

漫失精比恐悖之異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釋文機弩另括箭括成云司主也

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留不發若詛盟然守已其殺若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宣云琢削

喪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溺沈溺宣云為之之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洩也

厭然開藏緘秘固宣云陰聲喜怒哀樂慮歎變慙宣云慮多思歎

洩深也老而愈深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宣云陰聲喜怒哀樂慮歎變慙宣云慮多思歎

音執姚佚啟態淫妖治案姚同姚動止交接性情容貌皆天所賦以上言人樂出虛聲

而有聲宣云本無形而有形皆氣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日與夜代於何

符篇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旦暮間自悟真理此者生之根也非彼無我

彼即上之此也非我无所取成云若非自然誰能生我是亦近矣然即我即自然自而不知其所

為使宣云究竟使然者誰耶案必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然云特辭也李云朕兆也案云

迹不可與上怒者其誰耶相應必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若有真為主宰者使然而其朕

得見不可形已信而不見其形而不見運動者已信能之有情而無形與我有相維繫之百骸

成云百九竅眼耳鼻口七竅車楨云難經三十九難五藏心肝脾肺腎也亦有六藏

其氣與腎通故賅而存焉成云吾誰與為親有親疏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悅之乎或有

言藏有六也私於身中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也其遞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

之一物乎成云臣妾士女之職職案謂役使之也言皆悅不可有私不可既如是矣或皆有之而賤

為役使之臣妾乎然無主不足以相治也其或遞代為君臣乎然有真君在焉即上真宰

也此語點醒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

行盡如駛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成云刃逆靡順也真君所在求得不加益不得不加損

視歲月之行盡如駛而莫之能止惟人自受形以來守之不死坐待氣盡徒與外物相摠

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又見田子方篇亡作化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榮然疲役而

不知其所歸可不哀耶宿盧文昭云榮當作司馬作藹簡文云疲困貌人謂之不死奚

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宣云縱生何用及形化而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

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成云芒闇昧也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

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代之理而心能自得師者有之即愚者莫不有焉未成乎

上士子集解 卷一 埽葉山房石印

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未成凝一之心妄起意見以為若者是道若者非道猶未行而自夸已至此是非與下是非無涉天下篇

今日適越而昔來惠施與辯者之言也。此引為喻。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無而為有雖禹之智不能解悟自夸自欺吾未如之何矣此段反復喚醒世人

夫言非吹也。吹應上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耶。其未嘗有言耶。其以為異於

穀音亦有辨乎。其無辨乎。人言非風吹比人甫有言未定足據也果據以為言耶抑以為無此言耶抑以為與初生鳥音果有別乎無別乎其言之輕重

尚不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隱蔽也道何以蔽而至於有是有真有偽言何以蔽而至於有是有真有

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宣云觸處皆道本不須辨道隱於小成小成謂各執所成以為偏見之人乃致道隱成引

老子云大道廢有仁義。言隱於榮華。成云榮華浮華之詞華美之言也只為滯於華故

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成云昔有鄭人名緩學於求氏之地三年藝成

道辯尊卑之位故謂之儒。緩弟名翟。翟化其弟遂成於墨。墨者禹道也。高賢崇禮儉以兼

愛摩頂放踵以救蒼生。此謂之墨也。緩翟二人親則兄弟各執一教更相是非。緩恨其弟

威激而死。然彼我是非其來久矣。爭觀之甚起。自二賢故指此二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

是。則莫若以明。郭嵩燾云彼是有對待之形而是非兩立則所持之是非非是非非

彼物无非是。有彼此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近觀即明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

是方生之說也。有此而後有彼因彼而亦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減隨生浮游無定郭

以此言死生之變非是。方可。方不可。方可。言可即有以爲不可者。言不可即有以爲可者。不可即非也。因是。因非。因非。

成云天自然也案照明也但明亦因是也是此也因此是非無窮故不是亦彼也彼亦是

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分则有彼此合則無彼此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成云偶對樞要也體夫彼

以游乎環中中空也是非反復相尋無窮若循環然游乎空中不為是非所役而後可以應無窮唐釋湛然止觀輔行傳宏決引莊子古注云以圓環內空體無際故曰環中案則

明惟本明之照可以應無窮此言有彼此而是非生非以明不能見道

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為下文物謂之而然。立一影子。近取諸身。則指是遠取諸物。則馬是。今日指非指馬。非馬人必不信。以指與馬喻之。

不可於已者。道行之而成。宣云。道路也。案行之而成。孟子所云。用物謂之而然。凡物稱之。而名立。非謂之不可。故皆焉。可曰。非也。成路也。為下句取譬。與理道無涉。

何以謂之不然。有不然者。即從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論物之初。而皆不然。之隨人。為是非也。論物之後。起則不正之名多矣。若變易名稱。無不然。無不可。有指非指。馬非馬。何不可聽人謂之惡乎。然以下又見寓言篇。此是非可否並舉。以寓言篇證之。不然。於不然下。似應更有惡乎。可於故為是舉莛與楹。屬與西施。恢悅。憐怪。道通。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四句。而今本奪之。故為是舉莛與楹。屬與西施。恢悅。憐怪。道通。為一。釋文為于偽反。成云。為是故略舉數事。俞云。說文莛莛也。漢書東方朔傳以莛撞鐘。變之稱。憐。憐詐之名。怪。妖異之稱。案自其分也。成也。成數物。其成也。毀也。成於彼。為毀。如散毛成毳。伐木為舍等也。凡物无成與毀。復通為一。如此成即毀。毀即成。故無論成。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唯達道者能一視之。為是不庸也者。用也。用之。用也者。通也。用而有用者。以通也者。得也。觀其通。適得而幾已。通然自得則因是已。因任也。任能觀其通。通也者。得也。則自得。適得而幾已。幾於道矣。因是已。天之謂也。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得而幾也。案此言非齊是非。不能得道。以下又反言以明。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若勞神明以求一。而不知其本同也。是何謂朝三。狙公賦茅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列黃帝篇。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眾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茅朝三而暮四。足乎。眾狙皆起而怒。俄而曰。朝四而暮三。足乎。眾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藉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云之。以智籠眾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張湛注。好養猿猴者。因謂之狙。公茅音序。栗也。案漆園引之言。名實兩無虧損。而喜怒為其所。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又釋用順其天性而已。亦因任之義也。

鈞本又作均成云均自然均平之理案言聖人和通是非共休息於自然均平之地物與
我各得其所是兩行也案寓言篇亦云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此
作鈞用
通借字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成云至造極之名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
加矣郭云此忘天地遺萬物外不察乎宇宙內不覺其一身故能曠然無累與物俱往而無所不應其次以為有物矣以上又見庚桑楚篇而未始
有封也封界域也其次見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羅見有彼此是非之彰也
道之所以虧也見是非則道之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私愛以是果且有成與虧乎哉
果且無成與虧乎哉謂成云果決定也道無增減物有虧成是以物愛既成有或與虧故昭
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宣云故古也成云姓昭名文古善琴者鼓商則喪角揮宮則失徵未若置而不鼓五音自
全亦猶存情所以乘道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技策也成云枝柱也策打鼓枝亦言擊節
策者拄其司馬云梧琴也成云檢典籍無惠子善琴之文據梧者止是以
策而不擊惠子之據梧也梧几而據之說案今從成說德充符篇莊謂惠子云今子外
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梧而瞑案據梧而瞑善辯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
者有不辯之時技策者有不擊之時上昭文鼓琴亦兼承不鼓意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
者也故載之末年崔云書之於今也案言昭善鼓琴曠知音律惠談名理三唯其好之以
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宣云惟自以為異於人且欲以曉於人成云非所明而明
之故以堅白之昧終非人所必明而強欲共明之如堅石白馬之辯欲眾共明而終於昧
孫龍趙人當六國時弟子孔穿之徒堅執此論橫行天下服眾人之口不服眾人之心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郭云昭文
之子又乃